

解读云南民族文化大散文丛书

人类的双面书架

——高黎贡山解读

范稳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北京服装学院图书馆



00172870

“解读”：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解读云南民族文化大散文丛书”总序

●程志方

“解读云南民族文化千里行”文化考察活动，同时也是“解读云南民族文化大散文系列丛书”创作活动，之所以定名“解读”，有两层意义：一是云南是“民族文化王国”，是一部博大精深、神奇美丽的大书，要真正读懂它，必须“解读”；二是云南正在建设民族文化大省，“解读”是民族文化建设的一种具体方式，它可以从一个方面承担传承与发展民族文



化的责任。

“解读”是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重大出版文化战略工程，它将贯穿于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全部过程。计划“解读”活动每年举行一次，丛书每年出版一套。今年的计划是：首批组织云南省 10 位作家深入民族地区，考察民族文化，创作 10 部大文化散文精品，年底出版。第二批将组织邀请全国若干知名作家到云南来加盟“解读”。

首批云南省 10 位作家和作品选题是：范稳：《人类的双面书架——高黎贡山解读》；拉木·嘎吐萨：《守望女儿国——对摩梭男女关系的解读》；何真：《失落的东方牛仔部落：腾越世纪凝望》；王坤红：《人神共融的深谷——怒江大峡谷解读》；木样：《丽江马帮部落》；吉成：《爨乡梦寻》；哥布：《大地的雕塑——哈尼梯田文化解读》；周勇：《最后的驿道》；海男：《香巴拉：对迪庆香格里拉王国的访问》；黄尧：《迷失山阿——景颇山寨世家解读》。

“解读”的宗旨和任务是：

1. 为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服务。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必须抢救和传承民族文化，创造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解读”的文化考察行动和文学创作行动，就是对传统民族文化的抢救和传承行动，也是在抢救和传承基础上，对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行动。
2. 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文化。中华民族是由 56 个兄弟民族文化发展、融会、凝聚而成。云南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之一，

是“民族文化王国”，曾经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形成作出过重大贡献。“解读”将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文化的丰富、发展和繁荣。

3. 为云南民族文化走向全国和世界服务。云南既是“民族文化王国”，又正在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历来、现在更加备受中国和世界关注。“解读”不但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更是对民族文化的新的创造。只有在传承基础上的文化创造才更有力量走向全国和世界。

4. 为西部大开发战略服务。西部大开发应当包括文化的大开发。西部，含云南，是民族文化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是少数民族最多、民族文化资源优势最大的地区。“解读”将把云南进而把西部民族文化资源的优势转化为民族出版文化产品的优势。

5. 为云南和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服务。“解读”的追求是探索和创造文化大散文的新文体，将云南和中国散文创作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云南和中国拥有文化大散文创作的丰饶资源，同时又处在伟大变革的时代，应当而且能够产生散文大家和文学巨人。

“解读云南文化大散文系列丛书”应当文学地而又科学地展示和揭示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历史文化智慧，为正在重新振兴的中华民族提供精神和智力的支持。因此，它应当具有以下几种品格：

1. 文化的品格，或者说具有文化性。以文化大散文的形式解读昨天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文化智慧，为今天的民族生存发展提供新的历史文化智慧。

2. 学术的品格，或者说具有学术性。文化的解读过程是文化重新发现的过程，不但是对文化现象的发



现，而且是对文化现象背后本质及其规律的发现，因此，文化的发现也就是文化的创造。

3. 新闻的品格，或者说具有新闻性。以新闻记者敏锐的眼睛去捕捉和抢救民族文化的活史料，为读者提供具有亲历感、见证感、新鲜感的第一手资料和有用信息。

4. 科学的品格，或者说具有科学性。解读不但要有形象的塑造、情感的抒发，而且要运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去解读文化历史和现实，并且破译其“密码”，既科学地又艺术地揭示其规律，提出新的问题、新的思想和新的观点。

目 录

序曲：对一座大山的向往 1

卷一 东坡纪事

古道与古国	13
一笔被保护下来的人类遗产	34
“植物猎人”的传奇历史	51
今日守山人——为了保护的发展	61
烧向大山的火	74
白花岭，一个中国的第一	86
芒岗，被支撑的坝子	100
圣歌飘荡的峡谷	119
山脉与血脉——傈僳族解读	139
怀念一架弩	158
猎人与猎神	165

卷二 翻越高黎贡

高黎贡的台阶	179
沿着古道的光芒	195
一路怀古	206
大山之缘	224
夜宿高黎贡	237
远逝的硝烟	249

卷三 西坡风情

分享大山的丰厚	265
霪霪远人村	284
汉家遗风	295
犁颂	306
蔡伦的传人	314
滇西抗战第一枪	328
大地之“肾”	342
小手推动大脊背	355
向大山致敬（代后记）	365



序曲：对一座大山的向往

说到云南，人们总是把她同高山峡谷和一些著名的江河相联系，因为在地理学的意义上，云南是和高原这一地貌特征相互依存的。正如我们提到河北、河南，就想到了华北平原，提起浙江、江苏便会在脑海中幻化出江南水乡，论及甘肃、新疆等西北诸省区就自然将之与沙漠戈壁叠印在一起一样，这些都是我们在中学地理教科书中获得的基本常识。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丰富多姿的地理特征让我们可以从海平面以下一路攀登上世界屋脊——如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体力以及必要的物质支援的话，要做到这一点就并不是在创造一个神话。

因此，云南的山便成了展现云南

地理特点的显著符号之一。在云南高原上有着众多的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独具人文地理意义的山脉及山系，如有名的横断山山系、云岭山脉、哀牢山山系等，这些伟岸的山系山脉所控制的梅里雪山、哈巴雪山、白茫雪山、玉龙雪山、苍山、碧罗雪山、高黎贡山等都是海拔3000米至6700多米的著名大山，它们历经无数个地质年代的砥砺磨练，见证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历史风云，成长成苍茫大地上一个个身材魁梧的汉子。这是一群沉默的汉子，但同时又是一群内力深厚、蕴含了丰沛物质力量和精神品格的男子汉。千万年以来它们或仰首望天，或俯视大地，或雄踞险隘，它们高大永恒的身姿对于渺小的人来说是物种的起源，是神话的源头，是祖先的繁衍之地，是一所巨大的、滋养各民族世世代代先民的家园。

一座大山，就是一个或多个民族的家园。——无论是物质现实上的家园还是精神意义上的家园。

在云南，山与人类起源，山与神话传说，山与民族迁徙繁衍，山与民族人文精神，就表现得尤为突出，联系得极为紧密。

我们甚至可以如此简单地找到进入某个地域人文景观的捷径：如果你想更深入地了解云南，如果你想得到破译“秘境之地”的钥匙，就不妨去爬一座大山吧。沿着鸟道羊肠的小路、还有布满苔藓的被遗弃已久的古道，穿越幽深的峡谷、密匝的灌木丛、原始森林，走访一个又一个的各具民族风情的村寨，坐在温暖的火塘边喝着农家自制的土酒，听他们唱创世纪的歌谣和火辣辣的情歌……在翻越一座大山的旅途中，你便会穿越历史

烟云、穿越民族风情，穿越众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人文景观。你便会学到很多从书本中学不到的东西，你甚至还可能会飞越到某种境界之中——当你站在万山之巅的时候，你感到的就不仅仅是“一览众山小”的豪迈了，你会感觉到自己终于打开了云南这部大书中的某一个章节、抑或某一个片段，并找到了阅读的契机和角度。苍茫大地在你的视野中尽情地铺展，像一页页翻开的色彩斑斓的图画；纵横排列的山峦像一段段跌宕起伏的精彩故事，疏密有致、层次分明；那些切割纵深的绵长峡谷，以及峡谷所相依的江河，像一段段紧张刺激、峰回路转的动人情节……你的目光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遥远，你的双脚从来没有踏上这样高的土地，你的心灵从来没有这样透明，你的身躯从来没有这样高远地和蓝天白云如此地亲近！如果有可能，你只想和这伟岸的大山拥抱。——实际上，你已经和这山、这水、这浩瀚的原始森林拥抱在一起了，不是用你的双臂，而是用你的心灵。

这还仅是一座大山的诱惑之一部分，它不只是存在于各类地图中，它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的眼前。对它的关怀不仅仅是地质学家，林学专家、水利专家、动植物专家、测绘专家、军事专家（毋庸置疑，任何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都已以军事的目的被纪录在军用地图上，并被赋予战略意义）等以大山为职业和研究对象的人们，当然还有那些生于兹长于兹的山民们。

而我们今天对一座伟大山系（脉）的关爱应更多地体现在其人文意义上，山与它所孕育的子民，山与它所包容的文化，山与它所抚育的物种，山与它所体现的民



族风格，难道还不能令我们投之以温热的目光吗？从一座大山所凝聚的各种“元素”中，我们足以认识人类的历史、物种的历史，我们也足以感知人类的未来。

位于云南西部的高黎贡山就是这样的一座大山。地处中国西南一隅的云南，多元文化特色、丰富的物种资源、立体的气候特征、立体的植被特点、巨大的地质切割和剧烈的山体抬升、至今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和多种动物包括濒危珍稀动物的乐园等等，都是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以及被誉为多种民族文化五彩缤纷的云南之显著特征。在高黎贡山这座大山上，你都可以找到这些特征的典型代表。

我们先来看看前人的志书是如何记述高黎贡山的。康熙《云南通志》载：“（高黎贡山）在腾越州（今腾冲县）东一百二十里，旧名昆仑，界潞江（即怒江）龙川江之间，蒙氏僭封为西岳。山顶有泉，分流而下，又名分水岭。”

清光绪年间修订的《永昌府志》云：“山势极高，东西各四十里，天雾时可望吐蕃之雪山。”

清乾隆年间修撰的《腾越州志》曰：“是山系昆仑南下正支，由姊妹山入西南者，为滇滩关南高山西行者绕小田、大塘，东至马面关，乃穹然南耸，横架半天，为雪山，为山心，为分水岭，迤南而下，直抵芒市土司境，始降而稍散，其南北之高穹，几五百里。由芒市达木邦为平坡，忽起忽伏，直至缅甸，而尽于南海。”

古人对高黎贡山多从纯地理意义上描述。“僭封为西岳”，是南诏国王蒙氏在称雄滇西时对这座大山提携和尊崇。“僭”是指一种擅权越位，超越本分的行为，

如对冒用帝王尊号的人，便被称之为“僭号”。中国人对各地的名山大川有东南西北中“五岳”之分，西岳乃指蜀地胜境峨嵋山，将地处偏远的高黎贡山与之相提并论，可见古人之良苦用心，尽管有“越位”之嫌。

巨大绵长的高黎贡山山系，发韧于伟大的青藏高原东南端的伯舒拉岭，“天霁时可望吐蕃之雪山”，既说明它高远明净，又道出了高黎贡山与青藏高原一脉相承的关系。它位于横断山脉的西侧，被誉为横断山脉的一颗耀眼的明珠。它像一条自南朝北向青藏高原昂首攀援的巨龙，绵延600余公里，可它的东西平均宽不过百余公里，在有些地段不过十来公里，其修长的身躯跨越了五个纬度带，龙尾直抵缅甸境内。高黎贡山北段山势一般都在海拔3500—4000米左右，而到了中缅边境线的南段，则基本上分布成帚状形的丘陵地带，从高黎贡山的主脉派生出来的条条山梁，像这条巨龙分叉的尾翼，从容不迫地扎进缅甸境内的丘陵和平原中，“尽于南海”，即是指其末梢已抵缅甸南部的印度洋海面。整个高黎贡山北部最高处和南端最低处的高差达3000—4000米左右，其“穹然南耸，横架半天”，由此可见一斑。

这座伟岸的山系横亘在云南的西部，看似一道屏障，实则是一座巨大的“桥梁”，因为它北连青藏高原，南接中印半岛，使之无论是在气象学还是生物学上，都具有从南到北的过渡特征，即由热型向冷型的转化趋势。一些热带的动植物可沿高黎贡山脚的河谷地上溯，一直分布到它们生存环境的极至处；而北方青藏高原的一些动植物，又可沿着山脊南下，按适者生存的定律，分布在高黎贡山海拔和纬度较低而地势却较高的山

体顶部。按生物学的行话来说，在这座资源丰沛的大山上，就令人称奇地产生了“古热带植物区系和泛北极植物区系成分交汇过渡的现象”。简单地说，在高黎贡山上，从青藏高原到中印半岛以及本地种属的动植物你都可以见到。如果你是一个动植物爱好者，来到这里无疑于从此岸跨越到了彼岸，你会发现自己在极短的时间内就闯进了一座绿色宝库、动物乐园。

这座巨型“桥梁”不仅在生物学意义上横贯了南北，还连接了东西，高黎贡山的西面为印度和缅甸，东部则通过云贵高原与华中、华南相联系。西部印缅的动植物可以逐渐延伸到高黎贡山一带，而东部平原、高原、山地的动植物也可以嬗递演变到此地，因此，高黎贡山实则是一个动植物大交汇的“十字路口”。以中国从海南岛到东北的七个植被类型分类来说，高黎贡山于一山之中，以垂直分布的格局，统统囊括了进去。这座连接南北、又挽起东西的“桥梁”，其在生物学上的意义是世界上所罕见的。我们似乎是在一个动植物的巨型博物馆中，面对一排排丰富的藏书和珍稀的标本而叹为观止。

至于我们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来观察这座奇特的大山，就更像是在浏览一个少数民族人文景观的大书架了。在云南，许多少数民族都和一些大山有着密不可分的人文渊源，他们常常把自己赖以生存的大山视为神明，奉为神山，如藏族的梅里雪山，白族的苍山，纳西族的玉龙雪山等等。这些有灵性、有神话传说的圣山是当地人民顶礼膜拜的对象，他们无不纯洁而崇高单一，伟岸而风情十足。说到梅里雪山我们自然会想到那些虔

诚而豪迈的藏族人，提起苍山我们就会将它和能歌善舞的白族人相联系，而玉龙雪山自然就是冰清玉洁、勤劳善良的纳西民族的化身。一个山地少数民族怎么会没有自己的存在符号呢？山为他们的生存方式和文化特征早已做了最恰当的诠释。

可高黎贡山却是另外的一番风情。它不是哪个少数民族独有的山，它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大家园。随着人类历史的演变，在这座“桥梁”和“十字路口”上就汇集了二十多种少数民族，傈僳、彝、回、怒、独龙、基诺、白、苗、景颇、阿昌、傣、德昂、佤、满以及汉族等，都将高黎贡山两侧视为自己的家园。他们像一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在同一个屋檐下生存繁衍，在同一片林子里狩猎，在同一片土地上耕耘，并恪守和创造着本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比如在节祭上，虽然各民族都过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汉族人的传统节日，但彝族人的火把节、彝族年，傣族人的关门节、开门节、泼水节，苗族人的客家节、踩花山，回族人的开斋节，德昂族人的“进洼”、“出洼”、“做摆”，以及一些信奉基督教的少数民族所过的复活节、圣诞节等等。如果你有心在高黎贡山花点时间到处走走转转，你就会发现，多元的民族文化特色和风情在一座大山的两侧演绎得有声有色，争奇斗妍。

也许，物种的丰富多彩与民族的多元特征有着某些必然的联系。在那些农业文明已发达到相当完善的地域，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历史背影，而且，其动植物种属早已经被人类所驯化利用，显得单调而呆板，除了为人类所利用，几乎没有什多样性化的色

彩。而在资源丰富的偏远山区，多样化的物种似乎就一定伴随着多元化的民族人文景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的大约就是这样的道理罢。

这是一座一面陈列着丰沛的动植物资源包括濒危珍稀动植物的自然博物馆，另一面却展示着中华大家庭中民族文化辉煌多姿的千种风情。它是人类的双面书架，是我们从大自然和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共同遗产，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这笔珍贵的遗产仔细清点并加以继承发展，也没有理由不对它投之内以发自内心的人文关怀。

在以后的篇章中，我会如实地将在高黎贡山为时近一个月田野考察中所获得信息，以我的这支拙笔尽量传达出高黎贡山两侧五彩斑斓的人文光辉。

我相信有些人与山是有缘的。这不仅仅是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闲情雅致，而应该是某种命中注定的东西。一个职业登山者对山的选择便是对命运的选择和挑战，一个以山为生存环境的人必然对大山就有着执拗的情怀和依恋。我自小生长在四川盆地，对山没有什么可值一谈的渊源，但是命运中的一些因素是回避不掉也抹杀不了的，大学毕业时一纸分配令，使我与山初结情缘。八十年代中期我被分配到云南省地质局，领导告诉我必须先到一个地质大队锻炼，这让我从一个学中文的莘莘学子一下变成了以大山为工作对象的地质工作者。在云南搞地质，爬山涉水是家常便饭的事，地质队员们把自己戏称为“爬山匠”。虽然我的工作并不是随着他们到野外翻山越岭为国找矿，但大山的诱惑也许在那时就在心灵深处时隐时现了。让那些对爬山已感到了

厌倦的地质队员们好笑的是：星期天经常可见到一个学生哥背一个地质包，内装几个馒头和一个军用水壶，独自去爬地质队基地周围那些毫无特色的大山。

那个傻里傻气的学生哥就是我，一个面对大山就充满了某种幼稚的征服欲的毛头小伙。直到今天我仍固执地认为：爬一座大山无疑于读一部鲜活的大书，无疑于聆听一次大自然生动的讲座，无疑于接受一次人生的挑战。

尽管有些山我们是永远爬不上去的，但很多的山，我们可以将之踩在脚下。我们完全可以进入到山的世界中，领略在水泥楼群和喧嚣的大街上永远无法认知的美妙境界。

高黎贡山进入我的登山之梦是在我第二次经过它时。我说“经过”是指和大家一样地坐在汽车中，从公路上越过高黎贡山的丫口。这样的经历我们大家都有，这不叫翻越，只能称之为“经过”，我们除了在盘山公路上为山势的险峻而心惊肉跳外，几乎只是从山的表层一掠而过。除了公路的弯道和坡度外，我们基本上对经过的山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第二次经过高黎贡山是三年前陪北京的两个朋友到滇西边陲县城腾冲去开一个笔会，那时我只知道高黎贡山的一些皮毛，我听过它的一些传说，我也知道一些在它身上演绎的历史风云。我们的车在盘山公路上回旋爬升，令人厌倦的“之”形盘山公路下到闷热的怒江河底以后，我们眼前的高黎贡山显现出了它的巍峨俊美，蓝天白云下的雪山山顶的白雪在阳光下分外刺眼，与山腰部分青色的原始森林、以及河谷中成片的像一团团红云